

天下归元

著

年年雪里埋新酒，
却与何人谋一醉？

DI
HUANG
2

《凰权》

《扶摇》作者

天下归元

恢弘大气的古言巨作震撼人心的六宫传奇

无删节珍藏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东 原

2

天下归元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凰. 2 / 天下归元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00-2829-6

I . ①帝… II . ①天…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6417 号

帝凰 2

DI HUANG 2

天下归元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丽丽 辛蔚萍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829-6
定 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2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卷一·涅槃卷

第一百零一章 阴火 077

第一百零二章 叩阍 087

第一百零三章 反击 092

第一百零四章 下狱 102

第一百零五章 牛诗 112

第一百零六章 半面 121

第一百零七章 幽禁 129

第九十二章 情动 002

第九十三章 挟持 010

第九十四章 兽子 017

第九十五章 约盟 024

第九十六章 问佛 032

第九十七章 龙杀 039

第九十八章 走光 047

第九十九章 情错 058

第一百章 揭秘 068

卷二·六国卷

第一章	六国	144	第十一章	问情	229
第二章	干架	153	第十二章	黄书	237
第三章	强吻	160	第十三章	酒楼	244
第四章	试探	168	第十四章	刀锋	251
第五章	纵情	176	第十五章	厉杀	260
第六章	灭门	184	第十六章	轻吻	267
第七章	追杀	194	第十七章	剖心	278
第八章	破阵	204	第十八章	围困	285
第九章	解救	213	第十九章	设陷	294
第十章	生辰	220	第二十章	决斗	304



涅槃卷

卷一



第九十二章

情动

彩昙骇然回首。

“准！”屏风后快步行出萧玦，怒色已散，明锐双目直视秦长歌，话却是对彩昙说的，“朕无须开导你，更无须乞求你，以你的枭獍行为，车裂了你全家也算轻！怜你尚有诚孝之德，你家人我可以从轻发落，你自己招吧！”

彩昙哀号一声泪流满面，一路膝行扑跪至萧玦脚下，“砰砰砰”磕头如捣蒜，血肉肌肤生生撞击在金砖地面上，发出的回响空洞而沉闷：“奴婢说……奴婢通通说了……奴婢根本不想那样……”

她捂着流血的手指，断断续续地抽噎着，语不成声：“是……是太后……”

对望一眼，文昌和秦长歌都在对方眼中发现了毫不意外的神情，“江太后”这个名字，在两人心中早已盘桓了无数次，如今不过是得到证实罢了。

萧玦的身子微微一震，眼光一黯，随即恢复如常，冷冷道：“哦？证据？你要知道，攀诬太后是个什么罪名？”

“奴婢知道！”彩昙又磕了个头，眼见萧玦并未暴怒，她心里也稍稍安定了些，悲凉地道，“奴婢算哪个牌名上的人，敢攀诬太后？奴婢有证据——太后身边的何嬷嬷，就是她两个月前来找奴婢，拿了奴婢娘亲的镯子和小弟弟的记名符儿……逼奴婢接近绮陌姐姐，取了那箱子钥匙的模子，然后开了箱，盗了那金弩去再锁好……送回来的时候也是奴婢去放回的，何嬷嬷关照说不能乱碰，奴婢便知道里面做了手脚……奴婢怕将来东窗事发，自己白白落个死字由得人逍遥法外，便故意装作贪财，索要何嬷嬷头上的珠花钗子，何嬷嬷指望奴婢办事，便给了……后来

她大约觉得不对，又拿了几个金锭子来换了回去……可是奴婢已偷偷做了手脚，她那钗子的中段，被奴婢刻了一长两短三道横线……陛下一查便知，那钗子，本就是长寿宫有品级的老嬷嬷才能戴的……”

倒确实是个伶俐婢子……秦长歌看了她一眼，微有些惋惜。

萧玦听完不语，传命宫外等候的侍卫进来，嘱咐了几句，便有一批人带走彩昙，一批人往长寿宫去了。

侍卫的靴声整齐急速地远去，一阵喧嚣后，偌大的宫殿越发沉寂，因为等待，安静的气氛被无限拉长，萧玦斜坐榻上，将一本书翻得哗啦啦响，不住眼地瞄恭谨侍立在一侧，又恢复小宫女谦卑模样的秦长歌。在一边取了花样描画的文昌，眼神在秦长歌和萧玦身上掠过，忽含笑起身，道：“这花样子实在繁复，我记得内殿存了些简单的，我去找找。”说着便去了。

她走也罢了，竟连外廊下听候使唤的宫女也一起挥退，一时殿内、殿外空旷无人，只听得见两个人的呼吸，一个微有些沉重急促，另一个轻细绵长。

“嗒，嗒”，有节奏的敲击声突然响起，打破有点沉闷的空气，两个人都微微一惊，秦长歌瞥了萧玦一眼，萧玦这才发觉，是自己无意识地在沉吟，手指上猫眼石扳指一下下敲击在沉香木榻椅上，声音清脆。

至于沉吟的问题……萧玦苦笑了一下，刚才自己想的竟然是——纳她为妃？不纳？纳？不纳？

她是如此的……相似长歌。

但她不是长歌，他终于失望地确定了这个事实。

那日邂逅萧溶，在怀疑那精灵孩子是他儿子的同时，他的心便无一日安宁，总在心心念念地想，那小乞丐是他儿子的话，那么明霜是不是长歌乔装的？

上林庵寻不着明霜，他立即回宫，召了当初和明霜一起应差的嬷嬷私下问过，有经验的老嬷嬷一口咬定，明霜是年纪十六的黄花姑娘，绝对不会看错，否则愿领欺君之罪。

言之凿凿，他一直怦怦跳动的心，终于黯然地沉寂下来。

她不是长歌，是，不可能是，如果长歌真的决心离开，以她的性子，怎会重来？

她既然离开，自然携着爱子，她怎可能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而令他流落街头？

不过几个巧合，芸芸众生，总有相像的人。

疯了，自己疯了，疯至耽溺于幻想，并为之喜悦如狂。

何其可笑。

他低叹，目色潺潺如深渊。

长歌离去这几年，他愤怒、失落，苦痛而迷茫，然而内心深处，他无一刻不在等待，等待某个早已渺茫的希望，某一日听见他沉默的呼唤，飘然而归，成为真实。

然而时光是能消磨人的希冀和企盼的，每夜月光下带着那个模糊的希望入睡，再一日日睁开眼，对着空床孤枕，听偌大宫殿群里不住徘徊的寥落风声，他那个无法对人言说的希望，被不变的晨光不断削薄。

到了后来，他什么也不想了，不期望，也就没有失望，但也不想再去追逐另一份温暖，那些婉变的眉眼，很美；那些细致的服侍，很体贴；那些挖空心思渴望着他的关注的妃子，很多。那些都很好，可那都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就这样一辈子，也好，那样的她，谁能奢求能拥有一生？有过那么一段，这一生里也足够将那些浓墨重彩的岁月细细咀嚼了。

他不想接受任何一个不是她的女子。

她离开，但他不会。

直到看见她，这个叫明霜的女子，不及她的绝色风华，却不逊她的聪慧冷静。

他忍不住被她吸引，于吸引里又不断生出抗拒。

他不愿背叛自己的内心，更不愿再一次自欺欺人地麻醉自己，他不知道自己被吸引的，到底是那个女子，还是她身后若有若无的故人的影子。

爱情是怎样的一种深痛的蛊惑，让人堕落到连虚无的幻影也不由自主地去追逐。

萧玦啊萧玦，你无能至此。

苦笑着，收回手，萧玦干脆直接看向秦长歌：“你……很像一个人。”

“像先皇后？”秦长歌眨眨眼，开门见山地、劲爆地抛回了这个答案。

开国皇后善于洞察他人内心，萧玦刚才的神情，秦长歌自然知道他在抉择。

萧玦惊愕地盯着秦长歌，看着她缓缓一笑，不知为何有点忧伤的意味。

“很多人这样说过……陛下，我可以问问，我哪里像她吗？”

萧玦并没有注意到她的自称已经不是奴婢，而是“我”，只神色遥远地沉默，半晌道：“不，不像，不要像。”

怔了怔，秦长歌明白了他的意思，抿了抿唇，她难得地有些感动，想了想，试探地道：“听说先皇后是被害的……”

萧玦霍然转首，目光厉烈。

秦长歌立即闭嘴。

利刃般的目光在秦长歌脸上扫射一周，渐渐敛去锋芒，萧玦神色里泛上一丝疲惫，半晌，向榻上一倚，低声道：“她不算是好人……甚至我曾经责怪过她的心

地……但是，对于国家、对于我，她无一分亏欠处……”

许是今日之事令他内心疲倦，他难得破例肯开口提及睿懿，那般淡冷而若有若无的言语里，有种沉重令人不敢触及。

闭上眼，神思突然飘远，回到了当年的赤河草原，那是第一次赤河战役期间，他被人算计、挤对立下军令状，时刻面临覆灭危险，而她巧计围魏救赵，辗转数大州三方势力之间，为他周旋，为他去掉了后顾之忧。那一仗终于大胜，他在草原上等她回来，那是他们第一次分离那许久，彼时风轻云淡，碧草长满天边，清晨的长草叶尖挂着淡淡的白霜，在他焦急的视线里，那少女一身淡淡的黄衣，纯净如幼鸟细密绒毛的颜色，一骑黑马泼风而来，将至之时，她犹嫌马不够快，竟突然飞身而起，踏草而行，黄衣绿草，白霜莹莹，掠风而渡，飞逸如仙，而当她终于扑入他怀中时，草上霜露未损。

转瞬清丽的画面淡去，换之堂皇华贵的大仪宫，册封皇后的典礼上，开国皇后金簪凤翅明月珰，深紫色霓裳金丝凤盘旋飞舞，镶七宝霓虹边的羽辇如一道坠落地面的彩虹飞落玉石殿堂，攒金点翠珍珠的六龙三凤冠垂下水滴般的晶串，明珠生晕，整个人仿佛裹在一团深金淡白的光芒之中，光晕里女子的艳色连那珠宝珍玉的华光都不能尽掩，而她笑意盈盈的眼波，令宝座前含笑伫立的他，神动魄摇，喜悦无伦。

这天下，他的和她的，这一刻九重之高，殿堂之上，君临天下，万众仰望的荣光。

然后，莫名地被一场从天而降的妖火烧灭。

……

他微微露出一丝笑意，惨淡的。

睁开眼，正正迎上正直直注视着他的秦长歌的目光，那目光里的无限探究和隐隐迷惑令他一震。

而秦长歌已经狼狈地转开了目光，垂眼看地面……他那样的神色可真无辜啊……无辜得她都控制不住自己了……

又仔细地看了看她，萧玦似是终于下了决心，开口道：“你要不要……”

“启稟陛下！”

殿外传来的高声唱名打断了他欲待出口的话。

萧玦怔了怔，皱皱眉转头。

秦长歌无声地噓了口气。

是来回报的侍卫统领夏侯绝，他依命拿了何嬷嬷，此时正执了那老婆子跪在阶下，见萧玦出来，立即将一支簪子高举奉上。

拿在掌心端详，果然在彩髻指证的部位发现印记，萧玦冷哼一声，“咔嚓”一声狠狠捏碎了簪子，二话不说，一脚踢翻了那个在地上瑟瑟发抖软成烂泥的婆子，寒声道：“拖下去，杖毙！完了把她的外衣剥了，送到长寿宫！”

拂袖转身进殿。

此时文昌已经出来，见弟弟神色不善，微微一叹道：“陛下，不宜大动干戈，何况今日这个日子……”

冷笑一声，萧玦仰首看着殿顶藻井，神情中的暴怒之意已经渐散，倒多了几分无奈。

文昌还要劝，秦长歌对她摇摇头，萧玦却立即转头看她，道：“你摇头做什么？”

秦长歌无奈，只得道：“陛下并未打算大动干戈，奴婢劝公主不必忧虑。”

“你怎么知道我没这打算？有人要害朕、害皇姐，朕为何不能动她？”萧玦目光咄咄逼人。

再次叹气，秦长歌只好继续说废话：“陛下如果真打算和太后算账，刚才这婆子就应该留下活口。既然杀了，自然是打算掩了，奴婢没猜错的话，陛下接下来是给这个婆子随意安个罪名，然后借机换掉长寿宫所有宫人吧？”

深深吸一口气，萧玦默然半晌，风马牛不相及地道：“倦了，皇姐早些安息，朕回龙章宫。”说罢，又看秦长歌一眼，竟自起身去了。

当夜有雪。

乾元三年冬的第一场雪。

阴了很久的天，终于在暮色沉降的那一刻飘落雪花，先是星星点点的碎雪，随即渐渐大如梅花，随风呼啸卷落，如舞袖翻飞，如蝴蝶穿帘，一朵朵珠蕊琼花，妆饰玉宇楼台，天地间因那纯白之色，越发空旷而寥落。

秦长歌披了一袭哆罗呢镶灰鼠皮大氅，袖子里笼了黄铜手炉，悄然出了金匱宫门。

她听说龙章宫入夜从不许人出入，起了心思要去看看，又想起上林庵萧玦奇异的梦游，不知道他在宫中，是不是也有这毛病？

一路前行，金匱宫离龙章宫不算远，中间需要经过德妃曾经居住过的璟福宫和凤仪宫，这两宫如今都空置，一路而去都是黑沉沉的宫阙，阒无人声，半丝也寻不着皇室富贵煊赫之气，暗黄的宫墙下生着暗红的苔藓，行走在飞旋大雪中的人，身姿孤清而寂寞。

经过凤仪宫时，秦长歌想起这里曾有过的那一片繁华和繁华之后的废墟，微微

有些感叹，忍不住多看了一眼，然而这一眼方才发觉，凤仪宫的宫门，竟然是虚掩着的。

轻轻地“咦”了一声，秦长歌知道凤仪宫自落成之日，便被萧玦命人锁上宫门，如今这个天气，这个时辰，却是谁开了这么久封的宫门？

好奇心起，秦长歌闪身而入，院内黑沉沉无灯无火，稍等了一会儿，才看清这据说宫中几乎无人亲眼见过的皇后宫室。

一眼扫过，秦长歌怔在了宫门口。

没有奇花异草，没有玉阶金宫，没有任何富丽炫目的装饰。

只是拱桥流水，轩敞亭台，一色黑、白两色，白石为身，黑瓦为顶，廊台扶杆雕着青色的浮雕，都是飞翔的双翅宽展的奇形大鸟，线条简练霸气，姿态傲然。

地上铺着青、白、黑三色的卵石，九宫图案，繁复神秘，院子里只种了一色白梅，褐色枝干遒劲伸展，枝条上点缀点点梅花幽然吐芳，所有房屋都开着连幅的长窗，不雕花不错金，古朴的黑色，隐隐泛着荧光，廊下垂着八卦长明灯，灯焰居然也是青色的。

这里，古朴、素净、肃穆，带着隐隐的超脱和俯瞰之气，不似天下第一强国的皇后寝宫，倒像某个具有神秘势力的世外高人的避世之所。

事实上，也是。

很多很多年前，长空之下，烟霞之上，碧落神山，那个世人仰慕崇敬，却永不得其门而入的天机之门，那个以应天命、拯众生为己任的神秘奇门——千绝门。

就是这般布置。

很多很多年前，肩负师门使命的女弟子走出千绝门，知道按照门规，自己此生除非打上山门，否则永无回归之日，曾在跨出那个高达两尺的门槛之前，留恋地回望了最后一眼。

也曾在戎马奔波之中，昏黄落日之下，和身边的男子，带着淡淡的眷念，说起门里的布局装饰。

也只是说说而已。

不承想，有心人记住了她的随意之言，不承想再隔一世，沧海桑田之后，居然能够在这个绝不可能的地方重现师门景象。

这一刻，秦长歌心潮起伏，默然伫立。

那些早已以为忘记的往事，蜂拥而至，换得她长立深雪，不知天色森凉。

良久，直到雪停、雪积，即将盖过她双脚，她才缓缓抬脚，跨过高达两尺的黑色门槛。

一路前行，追缀岁月，脚步无声。

而原木桐油漆的幽深长廊，在脚下发出空洞而又悠远的回响，八卦灯火荧荧闪烁，一切恍如少年。

秦长歌突然停住脚步。

第二进院落里，有个不属于记忆中师门内苑的东西，跃入她眼帘。

一方深碧如翡翠的池水，在月色与雪色交相辉映里，静谧而安然地沉睡着，一座青黑色的断桥，斜斜伸展于水上，却在将至对岸时，突然断裂。

那一道连绵延伸的直线，在某个触手可及的地方戛然而止，以一种沉默恒定的姿态，诉说人生里诸多不可挽回的无奈与苍凉。

断桥之侧，一株梅树之下，有一个修长的身影，黑底金龙锦袍在雪光下颇为显眼，他微微倾身，正取了一柄木铲，挖开积雪，将一个小巧的圆坛埋入。

他身前，横七竖八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小圆坛。

“……喏，这种凝珠香，并不是陈得越久越好，最宜埋于深雪，当年第一场雪时埋下，来年第一场雪时取出，到那时，久蕴雪气，开坛芬芳沁凉，回味无穷。”

“那好办，正巧今日下了新雪，咱们多埋些在那梅树下，明年溶儿周岁时，拿出来喝他个痛快。”

“……叫宫人去埋，你仔细冻着。”

“不，朕亲手埋、亲手取，这样明年你可得多喝点，给我点面子。”

“你又想灌醉我，做什么？”

“你说呢……”

椒房香暖，飞雪清酿，相对笑谈亲昵，于碧纱窗下厮缠的人儿，如今何在？

明年，彼时谁也不知，永无明年。

一怀离索，生死茫茫，换得如今一个孤身埋酒，一个默然遥望。

年年雪里埋新酒，却与何人图一醉？

……

秦长歌一声叹息，萧玦霍然回首。

不同于白日的凌厉端肃，雪光下他金冠微斜，神情疲惫，衣服虽还算整齐，但却单薄，连大裘都没披，鹿皮九龙油靴因久立雪地，已经微微湿了。

他看着她，却又似乎没看着她，微微下垂的眼睫，光芒黯黯。

秦长歌第一反应就是：他又梦游了。

然而萧玦的开口验证了她判断错误：“你……来这里做什么？”

寒冷的雪夜，语声蒸腾出白色的雾气，雾气里一股沁凉的酒香扑面而来，熟悉

的味道。

眼光瞄过地下那几个坛子，有的已经开了封，秦长歌这才知道，萧玦是醉酒了。难怪这副半清醒半糊涂的样子。

她缓缓走近，而萧玦只是注视着她，半晌又道：“你……你还记得回来？”

……

愕然瞪大眼睛，秦长歌心底一抽，直觉不妙，正要转身离开，冷不防萧玦手一伸，已经攥紧了她的手腕。

他的手指冰冷，带着雪的寒意，掌心却灼热如炭，滚烫地烙在秦长歌的肌肤上。

秦长歌维持着半转身的姿势，僵着身子，听着身后萧玦低低道：

“我一直等你……从火起等到火灭，从废墟等到宫室建成，从埋下那坛酒，到起出，再埋，再起出……”

“年年我埋下新酒，等到第二年我一人独饮，你呢？你答应过陪我一起喝，为何说话不算话？”

“有一年雪迟，下第一场雪时已是早春，那酒有些淡薄……可是没有想要的人陪我喝酒，哪一坛，其实都是淡薄的。”

“这断桥，你说碧落神山之巅，就有一处，在两峰绝顶之处，平平伸展，将至对岸而未至，青黑枯朽，横亘于那一轮雾气中的月亮之中，你少年时修炼轻功，就是和同门比试，看谁能走得那断桥更远，谁能从断桥最早掠至对岸……你说你总是第一，可是我听着总是抹一把汗，很多次做噩梦，梦见你从那月亮里的一截断桥上，栽落下去……现在这座桥在凤仪宫里，我用最坚实的龙吟木，牢固得刀也砍不断，再不怕你掉下去……”

“你不会死，你怎么可能会死？你们千绝门弟子，本就是世间最优秀的人群，可是我又不愿承认是你要离开……告诉我，是我哪里不好？那些帝王之术，驭下、制衡、权谋、庙算，我渐渐也明白了，那些女人，那些生事的女人和她们身后的家族，现在都再也生不了事了……长歌，长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为什么！”

攥着手腕的手指渐渐收紧，秦长歌蹙眉，仰首看着天际幽浮的月亮，缓缓嘘出一口气，转身道：“好，我回来了，我陪你喝酒。”

话音未落，冷不防肩上一重，萧玦沉沉的身躯已经压了下来，将毫无准备的她压在雪地上！

灼热的呼吸拂在耳侧，沁凉芬芳的酒气，隐约还有丝古怪的异香，萧玦的声音因为太近，反而显得有些失真：“喝酒……为什么要喝酒？每次你都说陪我喝酒……可是酒醒后我更寂寞……你给我更真实的证明，证明你来过……”

他的手摸索着一拉，扯开披风绸结，厚实的披风落地，现出裹着浅紫吴锦长衣纤秀不堪一握的腰肢，未经人事的少女身躯，青春而又美好的轮廓曲线，一笔一笔，造化描绘，在雪色月华的映照下明明怯弱不胜，却又奇异地喷薄出无限诱惑与风情。

低吼一声，萧玦难耐情动，一手卡住秦长歌腰下三分，一手便去撕扯她的衣服。

第九十三章

挟持

被死死压住的秦长歌抬头望天，哭笑不得，这人，真当她是睿懿了，居然还记得她怕痒，一被碰到腰下三分之处，最易浑身发软，前世有绝顶武功打底，从不会给人近身，偶有碰着，她可以运功抗拒，所以这个弱点只有他知道，不想今世之身体，居然也有一般的毛病。最糟的是，因为武功修炼未成，她想运功抗拒也不能，只得任他轻薄。

撕吧……撕吧……除非你假戏真做……否则你一定……

刺啦一声。

静寂雪夜里听来令人浑身燥热。

……

萧玦已醉。

凝珠香后力极足，一坛足可令一壮汉醉倒酒乡，而他忧闷之下，连喝了两坛。

昏眩摇晃的视线里，所有的景物都如在烟水中摇晃，晃出缠绵的叠影。

……她眼波如钗，她鲜活如莺，她眉拢远山，她婉转灵慧，那轻浅幽细的呼吸，宛如风里的蝴蝶，一个起落便是一段旖旎的情诗，字字句句都是邀请。

手起手落，亵衣带着旖旎的香风离开玉般的身体，珍珠白贡缎绣双鲤的抹胸，一瓣蔷薇般飘落雪地。

积雪双峰白，飘香榴珠红。

萧玦只觉得脑海里“轰”的一声冒出了灼灼烈火。

烈火缠身，焚尽理智灵魂，都化了深埋于久远岁月里的劫灰。

腾起的火光里，人影扭曲缠绕如蔓藤，蓬勃生发，于雪夜极度的寂静中葳蕤。

萧玦低低地呻吟，欲待一力飞奔，以经历漫长压抑而此刻无限蠢动的热情与内

心里灼灼烈火，奔向那一方可以给予永恒宁静与清凉的雪漫山峦。

却有一点朱砂艳痣，如樱花娇艳当胸，扑入眼帘。

无血色腥热，有血色森凉。

砰！

如烈焰遭遇极地之雪。

瞬间被冰冷的血色湮灭。

……这痣……这痣……

绝艳的色泽，大如相思红豆，于玉脂肌肤上如此鲜明，想要欺骗自己也不可能。

长歌的身体，何曾有痣？

她不是长歌……

不是……不是……

别管是不是……别管……别管……那么美……那么相似……

不……不……不能……

情欲奔涌，身体疯狂呐喊，一声声叫嚣着驰骋的欲望，理智和情感，却不允许自己放纵地去沾染，萧玦的手，就那么被定住了般，凝在了半空。

好半晌，他才颓然松开手，如被疲倦潮水席卷而去般，猛一个翻身，翻落秦长歌身体，直接翻到了雪地里，居然也不爬起来，就那样双手遮眼，枕雪而眠。

秦长歌慢条斯理地坐起来，慢条斯理地拿起抹胸，系好，整衣。

其间，她一直偏头打量着萧玦，尊贵的皇帝，毫无顾忌一动不动地睡在雪地上，金冠坠落，白色的底色上，黑发一地散开，他俊朗的侧面完美如画，却也是笔意忧伤的画，深紫三十四金龙锦袍和明黄金丝腰带上蜜蜡石、东珠、绿松石、红珊瑚都半覆了碎雪。

微微叹息一声，秦长歌起身，拿了一坛酒，似笑非笑地倚了那断桥桥栏，一口口地饮了。

月夜之下梅开半朵，暗香浮动，美得有种清冷的决绝。

饮完，将坛子抛开，秦长歌对靠冷雪歇了欲火的皇帝陛下淡淡道：“陛下……您也看见了，明霜不是睿懿，明霜也不愿做任何人的替身，既然您想要的永远只是那一个，何必牵扯无辜？”

她就手一抛，将灰鼠皮裘披风抛到萧玦身上，轻轻道：“什么都可以复制，唯独感情不可以。”

不再回顾，秦长歌转身而去，幽深原木长廊下八卦灯不住在风中飘摇，映得她身影纤长，迤迳如浮云，她前行的姿势，宛如女皇自宝马香车缓缓行下，履足莽莽

河山。

这一刻她不是小宫女明霜，她是秦长歌，一代红颜，传奇神后，在身后这个前世最熟悉她的男人牵萦疑惑的目光里，她已无须以一再的掩饰欲盖弥彰。

萧玦，只要证实了你的无辜，我会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我连自己的替身，也不愿做。

你若足够聪明，那么，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

温暖的披风上柔细的绒毛扫着萧玦的脸，微微散发着沁凉的香气，熟悉至令人心旌摇动。

缓缓坐起，眸中有深思的表情，萧玦看了看被秦长歌抛到一边的酒坛，一把抓了过来，仰首饮下了那几滴残酒。

他缓缓转动酒坛，将坛口就着月光，仔细地，像是观察什么珍奇一般细细端详。

精巧的双耳圆肚浮雕飞鹰图案坛子，釉面明洁，在月色下发出淡青色的光，坛口整齐清洁，只在一处，微微泛着淡淡的荧光，却没有任何颜色。

微微皱起长眉，萧玦沉思半晌，喃喃道：

“怎么一切，都似是而非……”

冬月初三，城郊，挽阳亭。

前日的雪已化得差不多，天气依旧有些阴寒，衰草在风中凌乱地飞舞，一笔笔写着萧瑟的诗行。

透骨的寒风里，素玄仍然是一袭洁不染尘的单衣，衣袂飘举，姿态潇潇，他笑看着秦长歌蹲身，亲自为一同前来送行的楚非欢系好披风系带，眼底浮现一丝淡淡落寞，随即为那无所挂碍的笑容所掩。

举起手中青花壶，他斟了三杯酒，笑道：“天冷，喝杯热酒活血驱寒。”

秦长歌接了那杯，触手果然微温，转目看了看素玄那辆看似不起眼结构却分外精巧的马车，又打量那两匹套车的神骏白马，不由得笑道：“素帮主好享受。”

“本想骑马的，但是带着一些礼物，不太方便。”素玄一笑，“见尊长，总不好空手。”

浅浅啜一口酒，楚非欢苍白的面上浮出一丝微红，眼色在酒气熏灼下，越发流转明灿如水晶，容色清华惊人：“敬奉师尊，总该尽心，素帮主一向有心。”

微有些诧异地看了楚非欢一眼，秦长歌知道楚非欢一向是那种越少开口越好的主，伤病之后越发寡言，绝会说废话，他——在试探？